

戊子元月九日大聖生無悔齋中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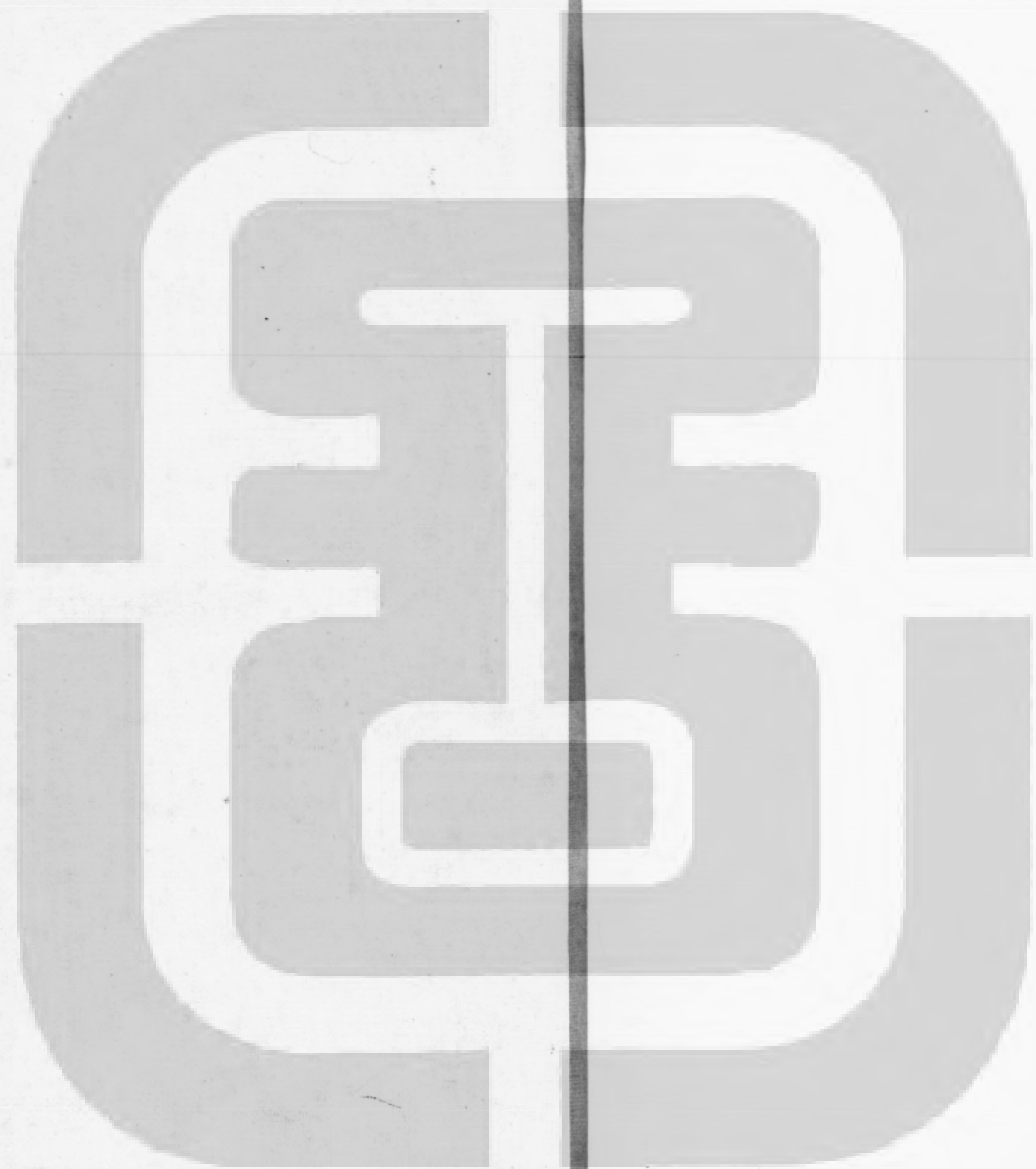
西原

遺書下



西原遺書

下



西原先生遺書卷之下

毫郡薛蕙君采著

與聶文蔚

往歲幸獲奉接別去復枉賜詩翰惓惓以陽明之學為言其欲益於不肖者甚厚顧當時未有知識殊負執事之愛近來盡見陽明之書始感執事之言惜乎陽明已不可復作不得及其門而從之遊矣當衰世之中失此偉人所繫甚重可痛可痛此公知行之說區區終有未喻至其

括出良知二字真可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古人良知之學廢絕而不傳久矣有人於此續其不傳之緒使天下復聞其說其功之大小何如也當今之世聞而知之者固多矣或者猶不無知之未至者况於不信而不說之者往往不勝其衆也此學殆將復絕矣此其執事與同門諸公之責乎竊嘗以為良知之學誠至矣學者既以此為本宜必以靜與無欲為助不然恐徒為空言而終無實學矣蓋非靜以體認之則

得之者淺必不能的見而不惑非無欲以存養之則害之者衆必不能固守而不變愚見如此執事試思之以為何如大抵主靜無欲之學實亦提綱挈領之論後來諸儒之所講明者終不能出其範圍乃若議論愈繁使濂溪之說反汨而不明蓋有之矣偶值郡人便附狀率爾及此并少致佩服馳向之意無由會合得一劇論筆札之間不能盡究也因風不惜乘教

與文徵仲

往年承寄示休致四疏念將出都故不復奉荅
至今忽六七歲復以路遠不獲致問雖音息之
疎而此心之奉懷甚數也近來想履况增勝湖
山林藪之間良可樂也每念衡山清修不污安
於貧賤至其晚節始涉仕宦之途復能不終日
而去之凡交遊之有識者不但服衡山恬退之
一節實嘉衡山為始終之完人也僕雖退藏恒
未忘憂患矰繳之迹遠媿於冥冥者矣呂子行
附寄略布區區老子解二卷登汎之隙聊備一
覽章逢之徒知言者鮮必有以是而罪我者非
羊何輩不必示之也九達履吉二君會間為我
致意無由奉見臨書增嘆

答劉梅國

日屢聞誤愛之意甚篤不識不肖何以致此感
佩馳向之心積已久矣自惟晚進万切退藏故
未敢通誠於左右猥承貶損先賜教言豈勝欣
慰老子之書令人屏而不省生為之說又皆淺
陋而公獨有取焉達人之見異於時俗遠矣此

書近象仲禮遣人刻之中間與舊彙不同者多
蓋屢有所更定敢再塵覽外亂道二卷皆一時
劄記之說淺陋最甚不審有一言之近似否就
正有道竊所願也伏誦教末以為五十無聞雖
欲進之心日有孳孳夫復何得執事其將誨諸
哉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於公見之矣顧公之下問古人求益之心也生
直為佞報之夫何益哉是夫子之所謂賴者也
竊聞自聞者謂之實聞自得者謂之實得非夫

自聞自得取之於外終非已有為其本非在我
也在我者其物至近其道至簡其事至有功也
公誠少加之意當日有聞而日有得矣退之曰
惟執事可以此言進以是敢効其愚然野人食
芹而美恐不可為王公之獻也未由親侍伏惟
加察不備

答友人

辱惠書并示春秋或問三經說數篇讀之累日
不勝欽服世之溺於所聞之士如執事之用心

者寡矣執事謂孔子六經焚毀於秦漢世無能
釐正宗儒傳義尚有牽合附會之說欲黜其偽
而補之且譽僕為當世知名之士使評其是非
執事之為書其獨見自信蓋將度越歷代之儒
者而今世之寡陋如僕者執事顧就而問焉僕
誠惶媿而不敢答也然厚意不可虛辱試誦所
聞而執事擇焉夫六經自秦漢而後其殘缺錯
誤多矣蓋非孔氏之舊也而凡古之載籍亦皆
逸亡其存者多偽書焉儒者生於數千載之下

不獲見聖人之全經復無古之載籍可以為證
宜守夫子多聞闕疑之訓學其可知者闕其不
可知者如是足矣不然是臆說也傳曰疑事無
質况聖經以臆說決之可乎六經之大義自宗
儒發明之思過半矣中間不無未當者不害六
經之大明也至於諸儒議論同異亦各有所見
當並存之以廣異議非可以一人之見廢之也
程子謂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蓋
謂此耳然區區復有所聞敢為執事言之夫古

之君子學成而後立言其言也為道之不明也
言以明道為主則其言不得不約故古之為書
極寡後之君子學未成而先立言其言也為名
之不聞也急於知名則文章訓詁皆襲取而為
之言之當否不恤也故後世之書極多雖然以
已當之言而致虛偽之名此可得於愚人爾君
子之論謂之何哉今執事之書非為名也蓋欲
明愛人之道也然程子有曰學也者使人求於
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

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
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
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采同異
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身君子弗學然則君子
求聖人之學蓋有在焉非在於文章訓詁之間
矣竊又以為聖人之學未易遽言也有志於學
者宜以論孟之書取其切已者講明而踐行之
若夫六經之義姑徐徐求之未晚也此不惟初
學自治之方使世之儒者果皆從事於此則人

人有君子之行雖不治六經而六經之道不遠矣若後其身心而徒以窮經為先雖真得秦火未焚之經親聞夫子筆削之義亦何益之有執事著書立言不過化今而傳後僕之言倘不甚謬執事其取之以告今之同志亦化今之一端也

與浚川

歲暮奉狀想徹記室新春伏惟道體萬福生區區之意已具昨狀日聞晉侯當軸永嘉復石梁

控請恐不可得當瘖默俟罪於家爾途窮計拙於此莫知其可幸指教頃見空同集敘篇末數語可以太息生非敢方空同而跡頗有相類者遊嵩集呈覽巖翁西還未幾即下世言之感塞天之於善惡竟何如也南都王子新能書妙一世其才氣亦非凡子可望生與之不相識然稔聞其人君子之愛才見一技斯取之矣必俟全材而愛之將舉世七遭其愛者吾師以人材為已任如子新者謂宜收之以備門下之一人僭

妄死罪死罪同學生行速卒奉狀草略不備

與東橋

日者奉途次書繼又得廉邑承差附來書吾兄欲息游以辟世使它人聞之將進其慰解之說此莊生所謂非相助以德相助非也在僕則不然願不渝初幸甚審欲復出姑相時而動未晚也大抵仕途百損而一益益者幹些小利人事業此外便都是喪本心沒天理之陷穽上馬者尚不能討得個直過其次惟下達於無底之壑

而已如此弄了一生不曰至愚吾不信也世人但知眼下富貴不知遠慮如某公者今如何哉可惜只恁麼鶻突死了昔年得意之境與夢亦有異乎聞遂肯信樂於佛書世間可出生死者惟此一門但此事猝急曉不得久之自能悟入區區所以愛兄贈兄者獨有此耳餘具別幅言不盡意

寄劉叔正

承書貺多慰三復書辭惜不得面究輒因來誨

具其大槩倘有疑駁幸賜往復所云嘗略觀內
典希想於真如不滅之境此一言固喫緊語也
又云但佛老之言與吾儒皆源同而用異語似
而志岐高者其志拓卑者其的實一例以玄虛
高之恐被其誑耳此殆往時略觀內典未得入
處故不及究其說而置之主以臆察不決之見
輔以雷同相非之說故云云也源同而用異斯
言是也語似而志岐非也將無襲先儒公私之
臆論耶佛老之道豈遠於人乎雖孔孟之道亦

然謂之卑固也其於向上一路乃生民性命之
原聖人神明之德其高無以加矣知其說者始
知當時孔門為罕言而後世六經為未備也夫
佛老真聖人也豈如世之詐謏淺薄之夫自誑
而誑人乎彼方以其道修諸身而化天下顧乃
自誑誑人身且不修天下亦孰從而信之使世
皆中人猶可誑也如文中子富鄭公趙清獻呂
原明劉元城游定夫謝上蔡諸公豈為誑人所
誑者耶殊不然也諸公皆尊信佛氏老子尊信

者衆故不及儒者見道未明或有不免自誑而
誑人佛老無是也又云佛老作得成自足雄視
萬古儒生狼狽乃有不及二氏之萬一存乎人
耳此亦知儒生之可羞而有取於佛老矣顧明
者之意終是不肯以異端同醇儒若僕之見則
不肯以佛老同後世之小儒特同夫古之聖人
耳此其說柰何古聖人之學心學也非他學也
久矣夫其不傳於世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之者天下之達道也易書詩微言尚
多姑舉一端夫未發者以言乎心之靜也所謂
性也發也者以言乎心之動也所謂情也古之
聖人明乎性情之德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靜虛
動直各臻其極所謂致中和也然此二者復以
主靜為本蓋寂然不動者固有之體心之常也
感而遂通者斯須之用心之變也非特心之體
用之變宜先夫靜也事之感者其事本不多其
時本有限未感之間皆退藏於密之時也先聖

後聖之心學如是而已此僕所謂佛老與古之
聖人同者也此梗槩耳然未發之理窮之而愈
深測之而愈遠世儒之學不知反求於心者無
以議為也間有服膺身心之學者曰酬酢不遠
其則者或有之不可中節與致和曰主靜以立
大本則未也周子其庶幾乎程邵次之中庸之
書辭約而義微世儒知之者寡獨程子以為孔
門傳授心法而其它載籍不與焉故曰放之則
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自程子之後其學漸

微漸差名為儒者而儒者之心法曾無聞焉此
僕所以不肯同佛老於後世之儒也又嘗以為
世之儒者皆知庶物人倫為至矣未知性與天
道雖可以貫人物而庶物人倫不可盡性與天
道也夫性與天道蓋孔子所罕言若夫庶物人
倫固諄諄言之矣苟曰吾未盡人倫遑及其他
則可也若曰人倫之外更有妙道豈惟不知佛
老亦不知孔子也性命之說孔子發其端矣未
數數然也雖老子亦然其極談者獨佛氏之書

耳世之賢知之士若欲為篤實忠信之君子如
司馬溫公范文正孫明復徐節孝則求之儒者
之學有餘師矣若欲真知心之所以為心真知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真知真心常住不生不滅
之道舍佛氏之書而能至者萬無有也凡區區
之說舉世將以為狂誕然僕不以語之也間於
知我者談之姑思之可也區區於程朱之書讀
之久矣實見其不及二氏者隱之於心而安稽
之於聖人而合非苟為狂誕也詩文書札彌精

廉矣送徐方伯敘非有虛之流乎但恐無下落
雖有虛而不可實耳勿勿言不逮意餘具別幅
不盡

又云此欲強而同之其原末毫釐之間皆混而
無同其之所未安也夫未發之中聖人不得不
同也此大本也於此苟同是謂大同事有小異
不害其為同也世儒無未發之中其源頭既受
病其行事從可知矣此其於聖人之學同邪異
邪固不難知也且明者之未安僕往年何獨不

然乎大抵由習聞儒者之言耳夫所謂真如不滅者實有是事而世莫之求也生死亦大矣視文章名譽富貴之屬不有間乎子路問死程子以為切問是也若死而斷滅有何道理可說則夫子不當以知死為答矣朱子躬行博學今人萬萬不及至其晚年非不知生順死安也由未會實透得此関故理會參同契平生於性命之學死生之說註解得盛水不漏晚節末路胸中略無得力處却索之於方士之術不亦惜乎夫

不知性命之說豈知聖人之道乎此翁卑佛之說矣豈知方士之術乃佛氏所甚卑者乎以此觀之則朱子者非獨不知佛老之書想是在列之言亦討不着巴鼻此可以為鑒矣然使吾人苟無一毫悅生惡死之心則二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顧恐未知佛氏本無生死之道終不能不為生死所動借使不動強作主宰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脫生死在佛老之心學特餘事耳非以生死脇持人也

與谷仰之

不上狀忽復踰時蘊結之心與時而長矣近日
尊候如何北上想已逼相去日遠令人悵然幽
居覃思所見如何僕昨於七月二十六日夜歎
爾頓悟往時於此頓悟一事雖深信之亦未免
有疑每自笑不知此事畢竟有無若一生不悟
真是誤却一生今乃知古人之不我欺也死生
之道渙然無疑自餘窮達毀譽從可知矣然起
生死者特此學之餘事要其極致實與聖賢

學同歸異途願非世儒之所及知也世儒依託
揣摩高談濶論自今觀之真不啻隔靴搔癢耳
竊惟如吾兄之聰明誠肯用心於此未有不透
徹者蓋此理雖甚微妙然固着之物孰不本具
獨以無自信反求之功加之志分於多岐心蔽
於舊說是以雖固有之而終身不察也此事非
兄知已豈輒銜露它人語次幸為秘之老子解
近復改定數處未能錄上其書似亦不宜驟出
想識此意也傳燈錄往固見之有續傳燈錄者

更似過之不可不經目也宗鏡會要奉覽碧岩
集欲寄回一閱以印証所悟餘懷不能覩縷亦
自非書可盡也

與友人

二三年來劄記其臆料之言未知與王弼向秀
張湛何似往舉三說無為之學至矣非此皆有
為之法耳每觀來教似為先入之小法所蔽故
反棄此而取彼也宇宙之間惟有一物長存不
壞為天地萬物之主豈是別有一物也惟此一

物故惟有一法夫此一物不可以思惟而求不
可以修為而得以思惟求者攀緣之妄心也以
修為得者造作之幻業也妄心幻業生滅不常
豈能常存而不壞耶夫人分靈於太極太極之
妙已不可加矣今加之以人為之智力反有過
於太極哉古之人有見於此所以貴夫無為也
老子一書大抵皆此意也其言不可勝舉莊子
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金剛經
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又曰一切

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傳大士頌曰漏識修因果如何得久長饒經捌
萬劫終是落空七如大洞黃庭之說有為甚矣
果依其說而行之則精擾神濁何異俗人之營
營耶故凡有為之法不惟不能養生實是動之
死地耳公既有取於棲雲語錄而又酷愛黃庭
等經則於棲雲之實知之未徹前一二年僕尚
有此病故看古人書不分曉今歲始漸知下落
復觀古人之書乃句句相應耳且所謂積精累

氣以成真精氣亦形而下者未有涉於形器而
可以後天地而不老也以為愈疾安樂之法則
可若以為究竟之法真是謬以千里也

與人書

比再奉賜問良深感佩雖未即親炙像形然竊
誦教言亦仰窺高誼之彷彿矣夫知學問之大
者退然亡其有見道德之尊者窅然喪其天下
古人之風殆廢絕於後世今何幸得公倡之第
以蕙為真可予者則又過矣奉感僅能道此殊

不盡其區區外粗幣藉將賀敬輕贖尊嚴尚冀
賜入幸甚

與西亭

辱書見相知之深相愛之真矣詩不云乎無言
不酬故區區願有復也聞諸老聃塞其兌閉其
門終身不勤莊生亦曰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
功蒙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念耶鄙人累
於文字西亭困於賓客吾二人者當三復莊老
之言庶幾於不遠之復也

與張東岡

久不上狀思企良勤領教不勝浣慰蕙之不肖
自卜無可用於世如公清德竟亦沉廢於家果
天實為之耶此在賢者何加損不足道也但所
關繫者殊大使人不能不太息耳承索小集偶
無藏者容別具上新刻老解輒往塵覽望教之
教之自餘心曲殊非筆墨可究也

答王端溪

久企下風未由奉見遠承貽教大慰夙心蕙之

解老子固意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世之君子果以蕙為狂為愚而不屑教也不圖有如先生者迺肯賜之話言諄諄然而誘喻之天下之愛蕙者孰有過於先生乎然先生非私於不肖也蓋將明辯聖人之道而為天下後世之賜也如蕙之患不足以荅盛意然亦不敢嘿嘿也先生之言曰老子之道疑即仲尼之道也然以其先無而後有先虛而後實先道德而後仁義是無恠天下之多口也不然仁亦道也義亦道也而何

可絕仁而棄義也豈非所謂毫釐而千里者與嗟乎舉世以異端斥老子而先生儼之於仲尼舉世以虛無為不可而先生特病其先後為不然凡先生之意徒恐老子談仁義而差不免有毫釐千里之弊耳先生析義精而持論平視彼不知要領而黨同伐異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故蕙敢誦所聞俟高明之再思焉竊謂老子之道即仲尼之道也性一而已則老子仲尼之道不得不同特性與天道之說孔門所罕言故老子

之書雖同於仲尼而後世不知其同也非知性
知天者孰知千聖之果無異道耶夫仁亦道也
義亦道也此吾儒之言也道者性也仁義性之
用也此老子之指也私恩小惠之仁小廉曲謹
之義此老子之所棄也上仁下義又老子之所
取也或抑或揚亦不專於棄絕矣仁有精粗義
有大小雖孔門之言亦非一端而已易曰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子思曰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此數言
者雖有精粗詳略之不同然與老子之言皆所
謂殊塗而同歸也夫寂然不動居先乎感而遂
通居先乎察夫先後之間可以見靜為天性之
本矣退藏於密其常乎見於事業其常乎察夫
久頃之間可以見主靜為復性之學矣然則先
無而後有先虛而後實先道德而後仁義彼固
自有先後非老子先之後之也老子後儒之得

失其原正在於此蓋毫釐千里之關鍵仲尼老子之同道其大端實繫於此蓋前聖後聖之符節也又嘗謂易之所云本指卜筮而言樂記之論卒亦詳於動而略於靜故孔門傳授心法獨子思為能識之耳自子思之外能明性情之道者舍老子而誰也昔子思之言性也以為天下之大本則性情之辨學問之序子思已發其端矣斯義也惟程子聞而知之惜乎自延平之後此學復失其傳後之儒者明於庶物則有之知

未發之中者則鮮矣蓋情易見而性難知信乎性與天道之難聞也是故眩於事物而莫知統紀迷其本心而無所歸宿古人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正謂此大本之差而非謂小小節目之差也且聖人之道所以不明於後世者正以性學之不明耳苟徒以仁義而已則宋之儒者何以大過於漢唐而周程之學亦何優於橫渠涑水耶以此觀之老子之道真所謂猶龍者乎莊曰道隱於小成夫絕仁義而害

斯道此先生之所憂也語仁義而遺大道此亦
區區之憂也奉覆卒卒兼之書不盡言它日倘
獲親炙庶幾盡吐所懷耳往歲僭著一書因輒
呈覽更乞如解老之教我

與浚川書

日兩奉賜教感慰辱下問佛老指趣生欲奉告
久矣顧其為說非筆墨所可終也大抵二氏之
道乃修心之內學盡性之極談孔門之所罕言
吾儒之所未聞也况其要歸蓋性命切近之實

初非荒唐幽深汗漫之論特以其至近至神難
於覺悟故謂之玄妙耳儒者拒以不信既不足
以知此而二氏之徒能得其傳者亦寡矣然世
之禪學猶皆以明心見性為宗無他說也至於
方士之流則大背老莊之指旁門岐徑不勝其
多極其優者亦有我有為之小術耳老子曰聖
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
耶故能成其私此與自利自私貪生畏死者異
矣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

常不知常妄作凶此與安排造作勞生求生者
異矣西方之書曰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
說不真是菩薩又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
有差別此與老子之言豈非同條共貫乎即二
端而觀之可以見方士之道之陋矣來教謂異
僧方士率有長年者夫聞道者生死修短一也
苟不聞道則老彭之末路與殤子何殊焉佛氏
有無生之說乃出世之第一義也以吾師之高
明反求此道允不遠而得他日造浚郊之廬更

當輸寫所懷率爾奉覆猶冀時一經覽也

再答浚川

頃承答教論二氏指歸吾師所得已極高遠然
於愚見略有同異輒復商確冀或有毫髮之助
傳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者也來教云仙佛
之說起自末代竊惟仙佛之說其所從來遠矣
蓋古聖人盡性之學也如所謂死而不亡者非
盡性則不能然亦非盡性之外復別有不亡之
術也藉曰不然則古之神聖其道反不遠仙佛

而仙佛剗起季世反獨得不亡之術可乎叅同
契中無念以為常此言與禪學無異顧特一言
之偶合耳譬猶諸子百家間亦言及仁義而其
大體則非也鄉使伯陽果知以無念為宗豈復
談乾坤水火如彼之支離乎又謂楞伽彼此因
緣不專一體金剛法相空色同歸於無乃唐宋
高僧大士敷演心經而作者二經義理宏博殊
非一二言所能盡心經標舉大端殆非二經之
比唐宋高僧尚未能盡知其說况能作耶耒教

謂吾儒之教以修心治世為事夫古之聖神內
聖以修心外王以治世二者之外誠無餘事但
後世去聖逾遠而其傳寔寔寔寔治世之法儒
者僅得其粗而不究其本至於修心之學則講
之不明久矣夫不能自保其神明雖道濟天下
抑末也又謂佛氏之學與學仙者原出一途專
於為己無復為人究其所趨不過使原性常在
雖滅不昧而已故非有術不能即得且如人心
虛靈不觸亦動故學無心必須心息相依而後

可無欲使神住必須迴風混合而後可住捨此
二術則心必無不動而神必無不馳此條得失
似相等矣仙佛一途誠是也專於為己無復為
人殆有未然自古聖賢不越教化斯人使之為
善耳為人之利孰大於此二氏之言大率如是
至其切實而精微則反身為己之學也使夫人
知為己之學其為人不既多乎原性常在雖滅
不昧此固然矣特至人明於性命則了生滅之
常一衆人不知其性則見生滅之有二此猶淺

言之耳自餘差別之義不可勝舉非累幅之書
可究也未知生焉知死蓋吾聖門之微言邵子
曰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周子太極圖末亦
援易及死生之說非無為言之也心息相依繫
心之一術耳二氏之書徃徃有之然其術非盡
於此也如吾儒中之聖人所謂至誠至中退藏
於密即無心也彼其所以能然者固自有道矣
豈亦出於心息相依之術耶程子曰知道者思
慮自無又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又曰

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此言皆略開
其端然亦有所自來矣神住即無心是也似不
當二言之迴風混合指何術而言更望垂諭俟
別請益又謂學仙不成亦不失為禪覺夫老莊
所謂仙與佛所謂禪誠非二道但如後之方士
其術淺陋曾不逮小乘之禪也昔者程子每以
佛與仲尼並之其論莊周猶有何敢比佛之語
况後之仙者乎夫禪學者不惟賢於後世之仙
學雖吾後儒之學亦非其倫矣何者後儒雖言

無我而不知無我之實雖言無思而不知無思
之指雖言無欲而不知思欲之本無雖言性善
而不知性善之極致雖言人皆可以為聖人而
不知性即聖人非由修為而得也以此觀之禪
之為道可知矣雖然使其道驗諸人心而不然
考諸聖人而不合庸非無稽之言乎今驗諸人
心則其所謂空寂者即吾未發之本心考諸聖
人則其所謂定慧者即古聖人之誠明推此類
而言之其道不可悉數故程子有釋氏知性知

天極乎高遠之說彼誠有所見而言之非苟相
許可也來教謂若是無術大是頑空夫仙佛者
得乎最上之術實無術也順乎真性之空亦無
空也金剛經曰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
何況非法又曰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
得又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凡此類
者其義云何望吾師更精思之他日深有悟入
始知佛與吾聖人之道本同一性而佛之有功
斯人不在吾孔子之下也縱言及此大類狂夫
之言矣然非吾師生未始發其狂言旬日感寒
力疾具疏不備

答王含真

奉別三十餘年不聞仙隱何所以故不獲致書
忽承枉問不勝為慰蕙行年五十度君又加老
矣封示丹訣別來所造止此乎果爾非所望於
高明也老莊之學與儒者之道皆不越知其性
而養之其小異者道家每及長生此固得道之
餘事耳世儒不知天性故以長生為異學而方

士亦自畔其宗乃以小術為大道皆僕之所不取也老子集解中往往略開其端執事倘虛心而求之則區區之說未必不賢於魏伯陽張平叔之亂道也君愛書康節詩却請熟觀擊壤集果見得此翁之學則知聖人列仙之學皆不外乎此心矣外舊作樂府三首奉覽并乞轉呈荆川以為何如也

答唐荆川

蕙顧交賢者久矣南北相望無由致其區區

承賜書幸慰之極往歲在李石疊所獲觀郊祀詩一章於時心服荆川以為海內異才今奉教言窺荆川之用心則夫異才云者果足以盡吾荆川乎雖然所謂異才者固不獨文藝之殊絕必能知學問之無窮究斯道之根底而後謂之異才耳古今之才士多矣苟不及此要不足以當異才也如蕙之愚則僅涉文藝之膚淺粗知學問之端緒來教推獎太過讀之不勝慙媿顧荆川之見予如此蕙不敢不誦其所聞以答厚

意之萬一蕙所願學者竊欲自知其性耳生平
毫髮之見略具約言然未知其中否也借有中
者而復未能踐行程子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
話蕙誠媿於其言自悼夫終身之無成也筆劄
莫能盡言無之王使歸遽尤不能從容奉覆也

奉浚川書

頃周生歸未獲還教云值從駕而出故也蕙所
奉書不審有一言可果否儒佛不相合久矣吾
儒舉世非之故生雖獨是之而未始敢以語人

比緣問及遂率爾妄發想見哂於老師矣然以
數年之久而甫一吐所懷則生果妄發乎外奉
內典亦經覽否周生復云投書之日值唐方士
在坐吾師俯視今古彼俗人於道面牆何為與
之對談耶末世僧道大率無可與者宜尋諸古
人之遺言則日聞所未聞矣學莫大於見性莫
切於知生死天下之言性言生死者殆無踰於
西方之書願博覽內典不以鄙言為不然幸甚
幸甚所舉無義數語亦嘗參究否餘非筆墨可

究異賜察不宣

與周約菴

蕙屏伏家巷人事殆廢故自公建節淮上不敢
輒通問於臺府既而重叨知遇過蒙論薦而蕙
復不能上貢牋牘以道感激之萬一雖大賢施
德曾不責其私謝而鄙人受惠豈遽至於無心
所恃明公聰察亮其愚拙曠度容其踈慢則不
肖之罪尚在譴絕之列矣嚮託孔文谷先達
下誠併於館中獲睹近製俊逸偉麗但深嘆伏

而已公久勞外鎮未愜輿情還朝之期亦在旦
夕茲周守上謁謹奉手狀惓惓之懷言莫能喻
伏惟台鑒不宣

與林退齋

竊聞下車汝陰伏惟台候萬福蕙素仰下風惟
塵嚮往茲叨使部更切瞻依欣幸之私何可云
喻頃承寵訊良感記存外具少將賀綴冒瀆清
嚴尚冀撫納不宣

與顧憲副雍里

甲申歲蕙被放出京嘗辱贈言於時未獲納交
故不能識執事於稠人之中及今十有五年矣
毫既僻左而蕙之嬾拙復與世相絕則有如執
事之賢者雖欲知之惡得而知之夫賢者不世
出者也而世顧徃徃鮮知焉或見賢而智不足
以知之或智足以知矣而復不幸不獲見其人
焉久矣蕙之不幸而不能知執事也忽承賜書
副以著作數通伏讀再三乃知執事以異稟而
充之以問學以高才而本之於道德蕙何敢自

以為知賢或者知其庶幾乎近歲倣儻殊絕之
士有如李愚谷唐荆川王南江蕙嘗聞之矣今
幸而復聞執事也過蒙不鄙以先公之誅見屬
蕙素不能文復見世之君子好為溢美之言以
亂賢不肖之實心竊病之故益絕意於文辭且
嘗以為凡人自得於心者乃其賢不肖之實也
此豈待他人之言而為之輕重乎苟不能為之
輕重則其言雖非溢美抑豈非無益之言乎有
如執事之賢其顯親尚矣有如西巖公之深造

自得非惟人所不能與亦恐人所不能知矣故
蕙聞命而未敢承也倘執事之意不聽其固辭
則願賜西巖公遺書而觀之或可以彷彿其精
神而形容其萬一雖然終亦不能增毫釐之重
於先公也來使歸遽草草奉覆不盡

答茅侯山

頃辱過訪遂得納交於賢者况平生孤陋之學
復蒙印可此豈獨區區之幸耶別去不識疑信
何如亟欲奉狀上扣因循未果使來承教審知

不疑於鄙言何慰如之但所期與者太過蕙誠
不足以副之將有誤知人之鑒耳蕙閱人多矣
未有穎悟知道如吾兄者切冀珍重益潛心於
斯道則白沙陽明之後不至寥寥無人也欲作
數語奉贈尚思之未得別幅所條示者輒率爾
奉報有不然者便中不惜徃復不備

所舉廣錄只看話頭久久綿密打成一片便可
了生死云者看話頭而求悟慧也久久打成一
片定也此與中庸所謂誠明孟子所謂盡心知

性存心養性者無異也能此二者性命之理盡矣豈有不了生死凡世儒不能了生死正坐於二者有欠闕

聖凡愛憎是非盡無差別想釋之以心體本空得之矣心體本空即是吾儒未發處以中只有天全無人只是先天曾無後天朕兆未萌聲臭泯絕何嘗有形而下者事堯舜孔子之心灼然是如此但後世儒者見解不及此故於本分天理上自生許多妄想耳

所論釋氏之學惟在明心萬行次之儒者之學心與萬行一齊致力此殆近似而未然釋氏每云六度萬行未嘗有偏廢之說其有偏者學之者之弊也吾儒自孔子而下識心者不多見也若不能識心又焉能致力祇是萬行上有可觀此特孔子所謂下學中人以下之事也孔子後而微言絕誠哉是言也至周程始說到誠敬今則又無人信得及大抵世儒只是憧憧往來波蕩於萬物之中如人展轉於逆旅而忘其家終

其身而不覺悟縱是善事亦是妄動况其下者
又夾雜以物欲此謂之致力於萬行乎抑謂之
自喪其本心乎孔子之道本不如此皆後儒之
流弊也所引孟子告子之事亦不甚相似恐不
須牽合

所謂欲其未發必戒謹恐懼而後能此言亦是
但用心一過則不免常侵過已發白沙曰戒謹
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
已說破此病程子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

之之道方是致中又有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一
條亦善敬與戒懼亦名異而理同但有一段云
不用靜只用敬却是於名言上理會而非忘言
得意也且靜正是未發豈可反非之此皆是先
儒偏私處纔思即是已發中庸或問說得煞分
曉想是錯會可更檢看既是致中柰何謂功夫
當在已發果爾則只是致和遺却致中矣致中
致和人知二者不可偏廢而不知二者不可無
差等吾謂聖人終身多是致中而致和後多事

蓋喜怒哀樂本有時世人憂喜滿懷自由物欲使之然此不可不察也道理本如此不可復致疑於習靜由習靜而至於靜之成便是究竟習靜即敬也靜而無間斷即誠也竊謂未發之中學問之綱領也蓋天道之極致在於此聖人之全體在於此儒者苟無見於此便是不知本體橫渠說天理說聖神總是非天非聖必能見此孔竅得此櫛柄然後知天有實據入聖有正塗區區平生之學獨看得此義分曉然持以語

人往往聽之藐藐不意今者乃深見於是高明古人之絕學庶幾其復續乎崑崙一句所測度者非也禪家目此等語為無義語夫一切言語與無義語非有二也若不知無義語則一切言語亦非真知也今禪家獨提無義語却是以明白者示人使之易悟或者反以為幽昧險絕之語蓋未達此關候也僕亦太煞泄漏後當自知之然生死誠一大事今此身見有生死而了悟一言即能知其無生死此豈粗淺道理耶願於

此一語拚下十年之功務求明白洞徹不蹈俗
儒簾窺壁聽之故習未有有其志而無其効者
也又生死一事最可起疑疑而思之又思之乃
大悟之門也

佛書極多卒難徧閱其最要者楞伽經維摩詰
經起信論肇論寶藏論黃蘗心要四家語錄大
家正觀宗鏡錄皆不可不觀聞往年嘗看六祖
壇經可更深求之此書最不可慢觀在我識見
進一層方曉得它言語一層此僕親所經歷者

僕有楞伽經圓悟心要在柘湖處可轉取看却
以寄下奉上永嘉集其說五念處可謂精矣高
峯乃中峯之師其語錄果發人甚切

晉書孔瑜傳曰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
為宅居之故欲易尊號為侯山不知可否

覆浚川

去冬解判周生來兩奉賜教感感仙佛異同之
論須得面承誨諭書未可詳也辱示思歸之作
伏讀太息不能已已直道難行人情反覆此亦

由來者久顧今或加甚耳樂行憂違大人素志
但人事多端得無不能如意耶近得東郭入朝
吾師鬱鬱之際亦一慰也外貢小詩聊以述德
言懷餘俟續陳不宣

答高瓦屋年兄

蕙於吾丈蹤跡雖疎而欽慕道誼此心實勤昨
於潘郡博愛忽領手教累幅捧讀再三不勝感
慰蕙無似退伏家巷其分宜爾顧如吾丈之賢
殊不當久卧山林然大人度時而動動而不時

則朝廷之上政不若山谷之間也蕙往者妄解
老子徃徃為世儒所非易不云乎不易乎世不
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竊嘗誦斯言
自廣而未嘗以多言自悔也况世之知言如吾
丈者幸時時有之彼下士雷同之見又何足多
校耶然吾丈復謂蕙之所得必有出於言語文
字之外者幸略拈出云云竊以五千言者其文
則言語文字然實無一言一字也蕙之訓詁亦
若是耳老子恐斯道之無傳故傳之於書蓋欲

夫人之易知也故竭盡而言之豈若小術曲藝
自吝其道隱其精而談其粗耶若夫知與不知
則存乎其人焉故曰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
蕙之於道其不知者良多矣乃其知者大略拈
之解中矣抑吾丈既知此道在言語文字之外
將復使蕙以何言拈弄虛空耶蕙反覆來教頗
疑吾丈於區區集解之說殆有未相契合者故
於有無妙竅似別索之於性情之外又疑或過
信陰符經參同契之小法而以為真黃帝之書

列仙之訣也凡來教所及誠欲一一奉報然筆
墨之間亦何能詳往有答浚川先生書因錄上
一覽山川阻遠無由奉見躬領教誨風便願時
惠教言不備

覆林退齋

拜違多日不勝翹慕使來忽奉教劄副以腆儀
過辱眷懷感戢無量復承有入省之行事茲儻
經過敝地小園花卉頗有春思因獻一觴為公
壽何喜如之具狀申謝不盡區區尚惟台照不

宣

答蘓舜澤

日者獲遂良覲且蒙傾蓋如故之契幸慰多矣
別後兩承賜書非愛予之深不至是也贈章之
褒榮侔華袞敬佩玉音服之無斁它如東湖諸
作皆冲澹清麗託意高遠惟其妙悟故速肖如
此區區歎服不暇安能復費一辭邪來教云俗
累相牽習心未除其有感於此心之難養乎昔
程子有言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

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
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竊謂此言乃學之要也
從事於此至於習心盡而天理復則存養之功
至而學之成也古人之學如是而已其事固切
近而易知其術亦簡約而易守顧未知要者不
免索之於支離而操存未熟者不免間之以妄
動則亦有甚難者今執事既知之矣其守之也
在加之意而已俗累之牽此恐勢不得已張乖
厓救火之說正執事之謂矣然執事以仁恕簡

靜之德俾庶位觀法小民蒙福其益故自不細
特要之古人之學則必以自己事為第一義故
說者有堯舜事業浮雲太虛之喻蓋以此耳若
曰道濟天下而反不能自保其至貴此俗儒喪
已之學古之人不然也近古若張乖崖趙清獻
此二公者並亟勞於中外更歷於繁劇自其跡
而觀之疑若有所累而與之化矣然其闇然自
修之心高潔出塵之趣豈彼世味之所能移俗
紛之所能嬰哉執事尚友古人舍二公其誰與

歸復聞康節先生贈富鄭公之詩曰閱盡人間
事收歸一點真蓋鄭公老而謝政之日也輒敢
誦之預為公它日功成身遂之獻區區之愚可
以少助於高明者僅此一端爾貪於傾竭不覺
辭多不知以為然否承示邸報殊增慙汗蕙之
無似豈足辱諸公之論薦况不欲仕途之志自
決已久昨來侍坐亦未得從容瀆聞也值使具
此少佈感謝之私自餘鄉慕之心亦何能盡道
因風時賜數字是所望也不宣

奉東橋書

前者上狀政以明公之分異耳而言辭拙直不能自達伏承報書若未相悉讀之不勝慙矣念今諸賢愛公者殆無踰僕豈願有間然耶此意本不當自白欲終默默懼公例僕於盲俗矣承示諸書近言文類西京詩歌伯仲盛唐至若思致之藻密辭義之洞暢蓋未可殫數其美也近時一二作者才氣故非公敵而俗評過高足驗知言者寡而愛莫踰小子耳舊稟近書敬呈披

覽還以一字示褒貶固鄙心屬望於門下也它懷多端更俟續布

奉橫涇書

日承教言受賜多矣昔孟荀並述孔氏不免相非莊惠其交莫逆尚存違難矧僕之偏僻固陋豈復為兄所取哉此論非今日可盡遲後會庶得款曲耳舊稟近書呈覽想益當發笑寄示諸詩圓熟妥帖第一二微似宋人將兄棄彼取此特有欲心故耶唐人尚文而意或不足宋人尚

意而辭不逮古此其大較也綴文之家政當各
采厥長而無犯所短可也

論未發

古之人以天理為可欲凡其所以學者求得乎
天理而已矣今之人以人欲為可欲凡其所以
學者求得乎人欲而已矣夫人從事於天理猶
或與之相違也况夫從事於人欲其違於天理
亦遠矣嗚乎聖賢教學之初意果何為哉未學
用心之差擇術之悖一至於此有志於學者可

無思乎

或曰靜坐涵養未發得無入於空寂曰未發之
體湛然常存何空寂之有

攝心者所以習無念也始則有念間之久則念
慮加少而漸至於無念此攝心之成也

攝心與無念只是有生熟頃久之不同其實一
也蓋攝心之初便是欲無念但未免時有念起
則復收攝之令歸於無念耳

求放心即是敬心常存而不放敬德之成也

舊看攝心與無念不免抵牾元來攝心便是習
無念也如此說甚明白

大道元無我天外復先天茫茫太始無始創始
不知年大樸如何制作真宰也應縮手誰敢更
雕鐫若箇無為理消息極玄玄智無能神無巧
聖無權若由私意成就人力勝天然萬物有為
有輟此道無為無盡今古不推遷寄語學仙侶
和我詠玄篇

夫人與天為一者未發之中也蓋當是時人欲

未萌渾然惟一天理厥初受之於天者即是物
也故此理雖屬於藐然之形而即太極之全體
雖得於有生之後而即先天之本然雖限於有
終之期而即宇宙無窮之實理天人一物無精
粗也聖愚一致無加損也虛而靈寂而感放之
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五常百行之本也
萬事萬化之原也此之謂天性此之謂道心此
之謂至善此之謂死安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
見之謂之智天下之理至乎此而止矣聖人之

道盡乎此而止矣君子之學致明致養此而止矣速而近也大而約也高明而中庸也苟不固聰明睿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其孰為之宗宗之儒者謂老莊以氣為大極以莊子

之言觀之豈其然乎今之儒者又謂氣即是理其道較之莊子又孰優耶

陽明曰心之本體無分於動靜此論殊非是謂之未發非靜而何謂之已發非動而何大抵陽明之言儘有好處只說到未發却全欠理會寂然不動專就心說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方兼事說心之本體為靜明矣

常有此心而不使放逸者敬也然未能久而不息也此之謂思誠心常不放而不待存者敬之

成也純亦不已者也此之謂誠敬屬人為誠則無為而天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審如陽明之說豈不多了而后字

若只是已發而無未發則卷之退藏於密抑何謂耶未發之中極是難學者雖未易能然不知此則不知本原不知聖學之極致其學未矣且知之而不能造其域者多矣未有不知而能造其域者也

未發之中即是無妄之謂誠特所從言之異耳不可將中誠作兩物持敬所以漸進於未發有聖人未發之中有賢人未發之中有學者未發之中聖人未發之中誠也純亦不已者也賢人未發之中敬也久而不息者也學者未發之中敬也日月至焉者也

未發之中至近而難知至簡而難能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亦是名上理會

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後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事自家着二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情順萬事而無情方是聖人作用賢人君子去此地尚遠在

湏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

有無並是情見情見未生有無安在

忘敬敬之至也忘靜靜之至也

陽明言致良知大抵是就事物上說如此只是致良知之用却不曾先推窮良知本體是如何此豈非得末而遺本大本苟未理會得末亦安得不差

程子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白沙曰理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言皆未盡何則事即心是也心非即事情即性是也性非即情由此說而推之則程子白沙之是非可得而定也

可謂陰陽即太極不可謂太極即陰陽
道亦器器亦道亦非是

一以貫之如陽明致良知之說只是理會得貫
元不曾理會一以其但言良知之用而未及良
知之體也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為道者且當篤信此言勿以動上求靜為是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若有二字豈
有是聖人之言此乃古文偽書後儒但幸其有
據可以言性而未嘗考其真偽也

未發者性也人之初本如是也故曰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顧有生之後欲動情勝由是流蕩忘
返以終其身者滔滔皆是也致中也者所以盡
其性而復其初也然而未易能也何則私欲以
牽之習心以汨之雖欲未發惡得而未發然則
學者如之何而可君子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
此致中之要術也蓋敬而無失則私欲消習心
除情之妄發者可止而未發之中可以馴至矣
夫致之為言極也允也由持敬而至於至誠凝

然靜定無一毫之妄動然後性可盡而初可復
夫如是斯可謂之致中也世儒習聞先儒之說
知持敬者亦多矣然或知持敬而不知要之於
未發知未發而不知本之於復初是皆講學之
未精耳曰致中之道則然矣何如而謂之致和
曰必致中而後能致和約其情以合乎中學者
之事也極其至也則從心所欲不踰矩觀其致
用之精而大本之純可至矣

論詩

孟浩然王摩詰韋應物詩有冲淡蕭散之趣在
唐人中可謂絕倫五言律詩當以三家為法不
必廣學若復多愛反累其體制不如無也
太白五言律多類浩然子美雖有氣骨不足貴
也

李嶠汾陰行吾所最愛

謝靈運曰左太冲潘安仁詩古今無比余謂太
冲詩真古今之絕倡黃門遠所不逮疑謝過許
右丞對偶精巧猶是初唐格調但自然處不同

耳

枕籍騷選死生李杜自詞人言之則可自儒者言之不已陋乎

曰清曰遠乃詩之至美者也靈運以之王孟韋柳抑其次也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遠也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晏鳴禽集水木湛清華可謂清遠兼之矣

陸士衡詩弘博繁富張茂先謂之大材信矣至於清遠秀麗則不及康樂遠甚論詩當以神韻為勝而才學次之陸不如謝正在此耳

西原先生遺書卷之下

附錄

賀州守詞

有引

易象飛龍視大人之利見詩歌采菽樂君子之
來朝屬漢京元會之期適虞廷考績之歲即膺
顯陟以寵異能恭惟其官 從容以和疏達而
信生屈子之國擅登高能賦之才遊魯公之門
蘊學道愛人之志甫登官簿遂領郡符仍選擇
於劇州蓋銓材之已審果操決若素宦何應務
之有餘持重而無所紛更近實而不為表襮上

西原遺書附錄
其泉之計際元日之三朝謁承明之廬聽鈞天之九奏山公啓事特加歎息之辭漢帝璽書數拜頻繁之賜某等跡叨僚寀喜倍與人既無助於賢勞方庶幾於善禱敢陳樂府用侑祖筵
金鞍盈路千騎朝天去閭闔曉開凝碧樹正在彤雲深處帝京絕勝蓬壺烟花繚繞黃圖携取上林春色歸來放滿譙都

讀薛西原先生遺書

昔予初省事即聞毫有薛西原先生所學過高不敢問雖得所著書亦莫敢讀二三年來予略有所悟入適又

督府南岷王公示以先生論學書若干篇乃敢讀而嘆曰先生之學誠高矣顧自後世觀之見其高而實未嘗過也夫學以盡心之體也心之本體一無所有也故不容一有著也盡乎心之體也由乎心之所本無而已矣此外無容冢也

一容喙焉即為有着而本體不行矣善乎先生之言曰大道原無我天外復先天茫茫太始無始創始不知年太樸如何制作真宰也應縮手誰敢更雕鐫所以言斯體斯學備矣夫人所同有也夫人所能為也而或以為過焉未之知也自有二氏以來世未敢有明目張膽謂與吾孔氏為一者亦未有由三氏之一而能通一乎死生者先生敢言之矣通一之矣生死通一他皆不足以動之矣非其學真有所得而過人能如

是乎不謂之高不可也然乃所謂聰明睿知達天德者而非過也但其所舉三氏於斯體也佛誠詳言之矣老亦累言之矣非不詳也吾孔子嘗明言之然不欲多以易人故罕言也孔子之言曰易無思也無為也窅然不動其言之也復何加乎夫所謂不動者不動於欲也不動斯窅然矣窅然斯一無所有矣其亦易之一致也其亦論語之一也一則所本無由此而行所以貫之也是故言斯體者莫有切於孔子其與佛老

之言同條同貫尤為簡易烏得以置詳與罕於其間乎由是以推先生所主未發之中與心有動靜之說則予有餘論焉何也此心之體本不可以名狀也古聖人於此皆難下詞大不得已率藉其近似以為形容實不容有所着也孔子寂然不動良以所可言者不過若是而先生以未發指之雖亦孔子之意矣而必曰中焉中焉中豈斯體中所有乎堯舜言中蓋合發未發而一之也無得而議也今乃以一中屬之未發豈

得謂之無着乎豈可謂之心體乎豈先生有所先入而謂未發中真有中乎中庸之指尚當融會乃先生則謂有未發謂有發矣宜其謂有靜謂有動而略於心之本體不可以靜言也蓋自上古聖人以及於孔子未嘗言動靜也而言動靜者自後儒始周子一言主靜而即自註曰無欲急急以自救也不若全舍去之之為愈也陽明先生曰心之本體無分動靜此以救後儒之誤不可以為非也而先生又曰陽明言致良知

大抵是就事物上說斯亦庶矣予則以為良知者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乎夫不慮者一無所知之本體也不慮而知可專以為事物而非體乎故謂未發為心體可矣但曰未發則與已發為相對殆二之也此曰由未發而發焉動靜亦然然後為無弊也蓋子思之作中庸後儒之言動靜皆得於心矣但下語之時未盡通融終不若孔子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立言湊泊極為完備周旋不

至今後人誤以為二也先生之學不由師傳徑超直上有如神授故於未發動靜之說得之自我信之不疑縱橫答問一出乎此予則窺見其胸中猶若有習於舊聞未全洗滌介於初年之見未特出乎學庸其所咏大道無我前後未盡協一孔子之寂然不動但以易觀未視之為心體而於此乎安身立命也予生也不甚後於先生而學也視先生為後覺先生逝矣安得潛通於死生之外求一印可先生將無有取於予言

乎心體之感不能無無窮之思若先生之操履
峻潔一與其所言相符而死生大事已自得乎
寂然不動之實蓋足以徵所學之究竟猶若不
足以盡之也

嘉靖癸亥蜡月甲子江都沈珠敬書

刻西原薛先生遺書後敘

南岷老先生王公以少司徒督撫江淮坐鎮東
南重地揚別涇渭導利屏弊中外咸服其不徇
俗以尚同不立異以為高歲餘以西原薛先生
遺書下之江都梓以傳焉訥竊見其中議論折
衷於異同之間殆非舊習所聞然則

公固有所契也夫刻既成公不棄訥之俗賤命
敘於末簡以紀歲月訥聞天下之理惟求其是
君子之見不必其同衆所是者果是乎從而是

之可也若未必是則雖違衆而非之不為亢衆
所非者果非乎從而非之可也若未必非則雖
違衆而是之不為隨天理之在人心聖人之所
知亦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者何可誣也故鄉原
舉世所謂有德也孔子則以為德之賊楊墨舉
世所謂仁義也孟子則以為賊道大聖大賢之
為世道計固有不得已也故少正卯魯以為聞
人而孔子則斥之夫固察於衆好之中也匡章
齊人皆稱不孝而孟子則憐之夫亦見其求全

之數也蓋是者非者可言也夫人而能辨之也
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不可言也非聖賢不能
知也西原先生之所以異同於三氏之道者其
聖賢之心法也夫其不惑於是非之似也夫不
然經傳之指童子且習其說而勦同以附和之
矣遂以童子為不異於聖人而賢於大人長者
之說也可乎若夫書中異同之與是非之辨則
固有知其是者矣予不敢黨之同也而况於其
所謂非者乎訥無似即舉世同以為是以為非

者實不能灼見其所以是所以非之實夫於先
生之書又何敢置喙云敬記其歲月以覆教命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靈辰直隸揚州府江都縣
知縣後學孝義趙訥頓首謹敘



